

20

申小龙著

CONGSHU

人文精神，
还是科学主义？

青年学者丛书

人文精神， 还是科学主义？

——20世纪中国语言学思辨录



学林出版社·申小龙 著

特约编辑：刘大为
责任编辑：陈述凯
封面设计：沈蓉男

人文精神，还是科学主义？

——20世纪中国语言学思辨录 申小龙 著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定西路710弄37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如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 印张 9.375 插页4 字数 222,000

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 册

ISBN 7-80510-156 6/H.5 定价(软精装)5.40元



作者简介

申小龙，上海人。祖籍浙江杭州。1952年9月生。1969年初毕业于上海杨浦中学，赴郊区横沙岛插队落户。1976年任中学教师。1978年初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先后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师从张世禄先生。1988年初毕业留校，现为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已发表论文100余篇。1986年获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优秀学术成果特等奖。主要著作有：《中国句型文化》、《中国语言的结构与文化精神》等。主要论文有：《论中国语法学的方法论》、《〈左传〉主题句研究》、《汉语语言类型的新探索》、《文化断层与中国现代语言学之变迁》、《论深层结构》、《汉字改革的科学性与民族性》、《汉语史研究论》、《汉语的人文性与中国文化语言学》等。

出版前言

CHU BAN
QIAN YAN

有位未来学者声称，今天社会的显著变化之一是：人类社会已经从“年轻人向长者学习”的“后喻”文化，转变为“成年人和儿童主要都向同代人学习”的“同喻”文化；下一阶段将是“长者向年轻人学习”的“前喻”文化。

事实上，年轻人与年长者之间总是互相学习的。如果把这位未来学者的说法绝对化，不免失之偏颇；但他指出年轻人越来越走在前头的趋势，则是很有见地的。八十年代中期，我国学术理论界就有一股颇为引人瞩目的“前喻”文化潮流。一批青年学者奋然崛起，以犀利的锐气、独到的见识和严谨的学风，向我们展现了不少令人振奋的新的研究成果。这决不是偶然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形势，为这批新人的茁壮成长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和肥沃的土壤。

当前，世界性的新技术革命迅速而又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和观念形态，同时推动着人类知识系统的高度互渗。新领域、新学科、新课题不断地被开拓。面对这新情况，年长

者和青年人必然地处在同一起跑线上。由于青年人拥有思维结构灵活的优势，因此可能思想更解放，更勇于探索，他们的研究也就可能更富有生命力，更富于创造性。

面对学术理论界新人辈出的形势，出版工作者有责任把他们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推向社会。这对于我国学术的繁荣和新人的成长都将十分有益的。为此，我社决定出版“青年学者丛书”。

出版“青年学者丛书”是个新的尝试。我们渴望这套丛书能获得青年学者们的支持，向我们出示你们的最新、最佳的研究成果。同时，我们也期待德高望重的前辈学者，给予热忱的关怀和帮助。毫无疑问，任何新的成果都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获得的；任何一个青年学者的成长都有赖于前辈的扶持。

我们和青年学者一起瞻望着中国学术的未来。

学林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

序
—
XU

我国现代语言学已有将近百年的历史，它在西方语言理论的冲击下诞生，又在西方语言理论的规范下成长。它对汉语和汉民族文化的适应性究竟如何，在它从二十世纪走向二十一世纪的时候，对它的本体论，方法论及发展道路究竟应该如何评价，它的质态和中国现代语言学者的文化心态究竟有何内在的联系，这些都是很值得深入探讨与反思的。申小龙同志把对上述问题的思考归结为“汉语的人文精神与汉语学的科学主义”。这一概括是十分深刻的。它的文化内涵，理智力量和富有穿透力的思辨色彩，显示出新一代语言学者蓬勃的朝气、巨大的潜力和极其可贵的历史使命感。作为申小龙的硕士和博士导师，我感到由衷地欣慰。

作为一部史论，申小龙在本书中并没有面面俱到地去评功摆好，敷衍成章，而是力戒平庸，唯陈言之务去，从反思的角度专注于那些被流行的语言学说所忽视或曲解的思想史现象，深入开掘，蔚成宏论，立意新颖。这是本书最大的特色。在学术观点上，申小龙在书中提出中国现代语言学不能满足于在西方描写主义语言学规范下的畸形发展，而应从中国语言和文化的

本体出发研究本民族的语言观，建立体现汉语精神的语言理论和方法，从而走向世界，实现人类语言理论在印欧语之后的第二次开拓和飞跃，这是颇有魄力，很有价值的见解。申小龙认为汉语是一种人文性很强的语言，而汉语学却受制于西方语言理论而实行科学主义的研究方法，这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症结所在。因而他提出用文化学的方法研究汉语的特点和规律，实现我国语言学在质态上由描写型走向人文型的历史转折。我作为一个从三十年代，即“五四”时代过来的语言学者，对他的观点深为同感。我想补充一点的是，语音在语言学中物质性最强，与自然科学联系较密切，各民族的语音规律往往有相同之处，所以学习汉语语音宜多采用西方先进的技术和方法。至于语法，民族标志的作用特别显著，所以研究汉语语法时不应当生搬硬套西洋的语法学。词汇的性质和基础，我认为是介乎语法和语音之间的，所以有一部分可以参考西洋词汇学，另一部分必须强调汉语的独特性，不应当一味模仿西洋词汇学。根据“从汉语实际现象出发，寻其规律性”这样的认识，我认为目前汉语语法学界有些人强调完全学习西

洋语法和语法学，实在是一种偏向，有纠正的必要。

小龙虽出身于书香门第，但他和我们时代的大多数青年人一样，是在十年“史无前例”的农村插队、工作的岁月中成熟起来的。恢复高考制度后，他是复旦中文系汉语专业的第一届学生。从本科到硕士生又到博士生，他都取得优异的成绩，并形成了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和独创性的学术思想，发前人所未发，卓然自成一家言。他对现代汉语、汉语史的认真钻研和在语言哲学，语言理论上的良好素质，使他的学术研究具有相当的历史高度和理论深度。他在外文和古文上有深厚的基础，使他能够很好地发现和借鉴中国传统语文理论和国外语言理论中有价值的思想加以融汇一体，推陈布新。他善于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从宏观的文化背景和深邃的哲学思考入手剖析语言、语言史和语言学史现象，立论新颖，语意通达，充满了追求真理的勇气。小龙的学风踏实严谨。为了论证自己的理论和方法，他用数年的时间做汉语资料卡片，对《左传》更作了较完整的研究分析。他能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取得丰硕的成果，同他勤奋、求

实的精神是分不开的。他的研究和探索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反响，因而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授与他优秀学术成果特等奖的荣誉。

当小龙把这部二十多万字的书稿送到我面前的时候，我喜悦的心情难以言喻。感谢学林出版社有识见出这样一套青年学者丛书。我乐意为之作序推荐，不仅因为这部著作作为我国第一部现代语言学史论的开拓性的学术价值，不仅因为作者是从我受业多年的学生，更因为从小龙这一代青年人的身上，我看到了中国语言学的蓬勃生机与光明的未来！

张世禄
一九八七年元旦

序

XU

科学的发展，是人类对客观规律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这突出地表现在历史上多次出现的理论大综合上。语言学没有例外，也是遵循这一客观历史路线的。回顾我国古代的语言学，就词源的求索而论，汉代的“声训”精华少而糟粕多，清代的“因声求义”精华多而糟粕少，正是同清代古音学的研究取得较大成就分不开。由于古音学研究取得较大成就，改变了汉以来古籍诠释重形不重音的观点，克服了重形不重音的弊端，训诂工作被推进到新的历史阶段，传统语言学出现了新的飞跃。而与此同时，清代学者又以“三百篇之音为最善”，把语言的发展看成是“退化”的，因而他们的研究也就受到局限，谁都没写出过汉语史的论著来。到了本世纪三十年代，张世禄先生撰《中国音韵学史》，从整个文化发展角度阐明音韵学领域的演变，为我国语言学谱写了新的篇章。申小龙同志多年受业名师，学有本原，治语言学，正视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史论结合，勤于探索，亦卓然有所树立。

“汉族语言文字本身的特点规定了中国古代语言学以文字（含形、音、义）为对象”（王力）。

至于涉及语法的讲解，前人只是为了读通古书和写通文言文，并没有注意到语法体系的专门探讨。讲语法有相辅而行的两条路子：一是由“辞”到“虚字”的虚字路子，一是讲句和读的句读路子。这两条路子既和训诂学相结合，又和修辞学相联系。到了晚清，《马氏文通》问世，它才成为我国第一部较全面系统的语法著作。在《马氏文通》以后的近百年中，我国现代语言学在西方语言学影响下诞生、成长，同时又由于思想的历史的各种因素影响而受制于西方语言学，未能向健康方向发展。申小龙同志深有所感，对所从事的专业攻坚不懈。特别是鉴于现代科学的发展，使各学科高度分化而又互相渗透，高度综合而又纵横交错，广审现代科学派生的许多新学科，施之于汉语和汉语学的研究；同时对我国现代语言学的本体、方法及发展道路，对我国语言学的质态及语言学者的心态，多方体察剖析，认定汉语是人文性很强的语言，不能囿于西方描写主义语言学的规范，而应从中国语言和文化中去寻找根据，提出用文化学的方法研究汉语的特点和规律，期能制定出符合汉语实际的语言学理论体系，实现我国语言学在

质态上由描写型转向人文型。其所撰之《人文精神，还是科学主义？》一书，从宏观的文化背景论析语言、语言史和语言学史现象，由反思角度层层开掘，凡所阐述，发人深醒。此书对我国传统语言学自身的继承与发展，对我国现有语言学理论体系的修正及未来语言学理论体系的建立，都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将产生重大的广泛的影响。即便书中若干提法不免会引起一些争议，而这争议对学科发展应该是有益的和必需的。真理必然会愈辩愈明。

科学理论体系的结构必须是对象自身结构的反映。申小龙同志论述之剀切，正是因为深刻探讨了我国语言学理论体系如何才能体现我国语言和语言学自身的结构。申小龙同志围绕汉语研究要面向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寻其规律这一中心，善于运用思维过程中的方法论，善于运用思维过程中理论工具(尤其是哲学工具、系统论工具等)的方法论，善于运用制定理论体系中的方法论，逻辑地、历史地展开论证，辩证地指出传统文化对中国现代语言学既是沉重的包袱，又是巨大的财富，辩证地评述中国现代语言学从一般走向特殊的“功能说”和从特殊走向一

般的“语序说”诸状况，系统地论析科学主义集中表现的“句本位模仿法”、“唯层次分析法”、“比较异同法”三种外来方法论，透视其淡化人文传统之流弊，科学地指明我国语言学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建立广泛的人文联系。申小龙同志在上述反思、总结现代语言学历史变迁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继以新的方式作了一个有价值的实验：提出“主题说”，着眼于汉语的大量事实的分析和规律的揭示。随后又对汉语发展作纵向思考，提出科学汉语史观。这一切，表明申小龙同志研究我国语言学的思想和方法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纵然说似有嫌美中不足，亦为末节，固无伤大体。

没有探索就不能前进，没有改革就不能发展。而这种探索与改革都必须是建立在对问题合乎规律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上。申小龙同志就是这样身体力行的。申小龙同志学识宏瞻，治学严谨，锐意革新进取，甚多开拓创新，堪称新一代语言学者之雅范，我深为我国语言学界有此朝气蓬勃的新军突起而庆幸、鼓舞，特为之序。

许威汉

一九八七年一月于上海师大中文系

作者前言

一个民族的维系有种种条件。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民族文化心理认同。而作为这种认同的主要表征，则是民族语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一个民族的语言在整体上映射和制约着民族世界观（一种文化看待世界的眼光）和思维方式。

语言科学是整个人类文化研究的带头科学。作为我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和指导思想的经学几乎包括了整个中国古代文化的全部内容，而经学研究的主要手段正是语言文字的考证和训释。当近代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危机的时候，首当其冲的也是阐释封建文化之“道”的利“器”——传统小学。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除旧布新、新旧纠缠的文化震荡之中，从传统小学到现代语言学的文化断裂也在历史地形成。这一断层在初具规模的三十年代曾引起语言学界有识之士的关注和研讨。而在随之而来的西方现代语言学理论体系潮水般涌入，著述蜂出之时，这一断裂立刻被义无反顾地作为一个无可争议的历史新局面，在它上面迅速搭起了中国现代语文学的恢宏的脚手架。由此

产生的新的历史惯性竟使人们在半个世纪中汲汲于圆说西方语言理论概念体系，直至将汉语分析的一个个基本领域逼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以至于叹息“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之时，仍无意对脚下的文化断层作出已经过迟的反省。直到七十年代后期以来开始现代化的进程，中国文化在与世界其他工业文明的文化的比较、冲突、交融中重新得到评价和检讨，近百年来中西文化交汇的建树及其酸果才有了一个重新认识和“回甘”的机会。中国语言学界开始意识到，汉语研究的现代化与中国的现代化一样，要到中国文化中去寻找根据，而不是到西方的菩提树上去摘下一串现成的果子。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现代语言科学既是沉重的包袱，更是巨大的财富。离开了这个基础，中国现代语言学没有立足之地。这就是文化断层之于中国语文现代化的深刻底蕴，也是我们对汉语的人文精神和二十世纪汉语学的科学主义加以反思的逻辑与历史统一的起点。

目 录

MU LU

序	张世禄
序	许威汉
作者前言	1
第1章 晚清维新派的语文宪	
章——《马氏文通》 1	
1. 《马氏文通》的诞生——由西	
“用”到西“体”的反思	1
2. “恨了千千万，忆了千千万”	
——《马氏文通》之功过	6
3. 历史的“悖论”——西	
风烈	17
第2章 欧化文的大雅之堂	
——白话文运动 28	
1. 白话文运动的震荡和民族语	
言心理的迷惘	28
2. 检讨“断层”的语文论战——	
大众语运动	32
